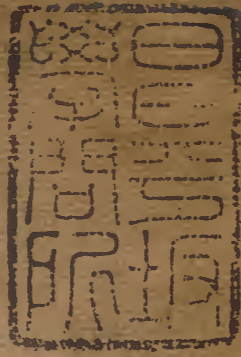


沈氏書



漢書門			
八	三	六	七
三	八	四	三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三		書
四	七	大	
函	八	冊	類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78
冊數	6 (4)
函號	274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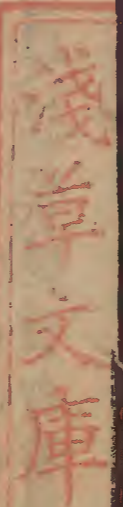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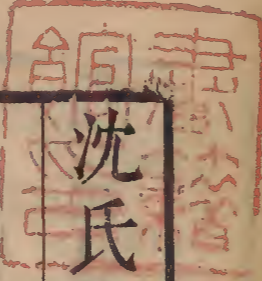
沈氏左燈卷之四

皇明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著

襄公

經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
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



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元年

先是鄭伯肉袒牽羊，受困于楚，而晉不救，則鄭自爲社稷計，勢不得不附楚。晉悼雖初立，圍宋彭城以示威，旣而韓厥帥師，聲鄭之罪，而入其郛，復會五國之師，次鄆，以爲聲援。蓋楚恃鄭爲嚮道，以入犯中原，鄭不服晉，則悼之霸業不成。及壬夫侵宋，以救鄭，而諸大夫

按兵不動者，知其不足以害宋也。姑以俟鄭之自服耳。如是而鄭又不服，乃城虎牢以逼之，必使鄭人行成而後已。總之晉楚爭衡，各以宋鄭二小國爲媒也。

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

姑老婦少。乃婦反先姑而死。卽奉姑命。而借用其所備之葬器。亦一時之權也。何逆禮之有。行父可議處頗多。左氏偏摘其細行以譏之。于順逆之數何居。

經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如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俱

二年

虎牢爲鄭要害處。卽齊桓公使申侯居之以偪鄭者。然其初乃虢邑。爲鄭所併。非先王所封也。鄭旣服楚。則中原公共之險。豈宜私踞。故城虎牢。經不繫之鄭。正取晉之能扼要也。或云責鄭不能保險者謬。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

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楚素憑陵弱小故能逞志于江漢間遇晉則力均矣乃欲壓强大之吳不愚乎哉自吳勝

楚而天下之勢遂成鼎足自吳附中國而楚勢頓孤終春秋之世楚無日得安枕者吳倚其東也此謀自申公巫臣造而子重輩墮其術也

經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傳**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

望敢不稽首

孟獻子相公見晉侯而使之稽首以大事小保邦之策也魯當式微不得不屈辱于盟主說者謂襄公四歲卽位因左氏有會沙隨歲始生之說耳然卽位三年遂能如晉爲長檮之盟不兩月又爲雞澤之盟豈六齡稚子所能奔趨者卽其臣寔左右之亦奇矣哉左氏好奇胡不紀年以標異耶

經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俱三年

陳見晉悼之明能致鄭人之服故使大夫求成借此以自絕于楚但與晉伯既盟雞澤而僑繼至復與之盟則煩數矣弗與之盟則携

貳矣。親與之盟。則褻玩矣。袁僑一大夫耳。使諸大夫與之盟。于禮不廢。而體統亦畧相當。再言及者。此盟專為袁僑設也。或云。諸侯咸在。而大夫自主其盟。嫌于專擅。非也。

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陳人篤信晉而不貳。以晉為足恃也。後有不虞。罪在晉矣。武仲譏之。左氏又以為無禮。將令小國何所適從。若推尊楚為盟主乎。則陳侯以三年夏乞盟。以四年春即世。謂其不諳順逆。舉動乖張。為亡徵亦可也。左氏偏見偏詞。類如此。

經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

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爲櫬之木非孩提之年蚤樹則終不可用季文子凡事過慮其樹櫃也未必卽欲用爲已櫬傳稱其相三君而家無私積豈斬此一木

不以襄事于公室哉且物各有主未有櫃屬正卿家物主人無命而匠氏敢擅用者此必匠慶謊言誣衆以自顯其能耳近世工匠頗作此小人之態左氏不察以爲實然謂文子多行無禮抑何冤也

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

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已上俱四年

無終乃山戎也在北燕境內去晉頗遠征之甚難但彼來擾邊亦煩籌度此時晉方與楚爭陳無暇制戎揆其事勢則連和諸戎是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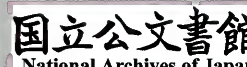
一策然和戎之端旣開後世流弊遂以中國而事夷狄甚至徙戎內地易種子茲誰實作備爲此蠢事耶

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未必貳于戎果有之傳何以不詳其顛末耶晉不過借此以爲詞耳戎陵王室霸王不能攘致天王使卿來愬已可醜矣又擅執

王使不已甚乎。然伐戎難。而執王使易。晉擇
 為其易者。以示雄乎。考六七八年。經不書晉
 人伐戎之事。是貳于戎者。迺晉君臣。亦王叔
 也。嗟乎。晉悼明辟也。六卿不乏賢。是事希有。
 果爾。經必書晉人執王叔陳生。以誅其悖矣。
 冬。戌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傳**楚子囊為令
 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

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
 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戌陳。子囊
 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俱五年
 書戌書救。予晉也。晉士匄何怯于楚。而頓欲
 棄陳乎。陳侯久傾嚮晉。賢于鄭之附楚遠矣。
 若能長以諸侯兵戌之。有急復為救援。陳豈
 敢負。乃無故而欲棄之。兩年後。陳侯逃盟。則
 宣子之故也。



經莒人滅鄆**傳**曰鄆恃賂也**經**季孫宿如晉**傳**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

且聽命 六年

公穀以滅鄆為立異姓。蒞宗祀非也。祇因昭

四年取鄆。再見於經。故謂鄆尚存耳。竟不知

莒實滅之也。其後莒亂。鄆叛。為楚子所取。則

鄆已為隸莒之邑。非屬魯之國矣。左氏謂鄆

恃賂而滅。亦非也。襄五年秋。穆叔既以屬鄆

為不利。而使鄆大夫聽命于戚會矣。貢賦之

入在晉不在魯。何賂之可恃哉。况滅鄆者。莒

也。非魯也。不責莒而責魯。在晉人雖妄有所

討。魯豈甘受之乎。然則季武子如晉聽命也。

何故。或謂初嗣執政。往植私交。而左氏因以

為謝譴也。

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矣。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周之始郊于冬至適逢辛日。後定爲例。原無卜郊之禮。魯郊非禮。卜郊尤非禮也。故或以牛示儆。或卜而不從。魯君臣莫之悟也。獻子不正言以折其非。而歸咎于既耕。何其舛也。

經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

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陳侯逃歸**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懇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僞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

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
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圖陳侯逃歸

俱七年

鄒會為救陳而設鄭伯如會而道卒經深惜
之故特書未見諸侯卒于鄭而傳誣其見弒
何也鄭僖公意欲從晉子駟輩意欲從楚志
趣雖睽弒則未也駟果弒君而以瘞赴聖人
因書卒不書弒則春秋可無作矣祇因子駟

恣橫專權羣公子患之乘僖公路卒而加以
惡名耳至于陳侯之逃豈得已哉陳鄭密邇
晉楚無歲不被兵背之則禍立至附之又未
可倚以自庇以救陳為名者即為陳樹敵也
觀陳君臣設計遁去而晉楚二大國反在其
局中矣

經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
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傳**五月

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八年

先儒謂鄭侵蔡獲燮而懼故鄭伯入晉求爲邢丘之會其說近是傳謂改命朝聘之數但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則晉侯鄭伯俱當以大

夫代矣曷爲屈體降尊下等于浚明乎夫會

重典也必躬必親若改命朝聘之數則輕矣晉鄭兩主卽不躬親亦可也要之鄭無端侵蔡獲燮橫挑楚怒爲中原諸侯之擾此皆子國子耳爲謀不臧所致晉君臣素狡而邢丘之會則不善自全若能誅子國子耳還公子燮以謝蔡并以謝楚楚何詞哉楚又不心折而伐鄭則晉有詞矣當時魯襄在晉晉侯偏與季宿會政在宿也經書季孫宿會晉侯復

書公至自晉其義凜矣。

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

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九年

襄公欲行冠禮當歸國而徐告于魯先公之祖廟孰迫之乎顧中路而冠於衛廟哉特因盟主片言而權詞以對至越境而猶作此遷就也亦過甚矣晉侯偶爾及之非切要之語季武子從臾太甚陷君非禮而左氏反以為禮悲夫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傳夏四月戊午諸侯會于柤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不可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柤與偃陽皆在今沛縣東北偃陽舊為宋屬國而柤乃吳人往來之道是時皆巴屬楚為吳之梗故晉人滅之所以通吳而使之助已拒楚也此地想宋所欲得者故因以與之曰封向戌為之詞耳

傳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

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鄭之反覆在伐蔡以開兵端侵衛之舉特挽回曩時之失着耳左氏於動作威儀問占人休咎則可若謂鄭師競甚災在執政則謬極矣且皇耳侵衛被獲子耳侵宋無功卽從子囊克蕭亦邀惠楚力耳鄭何競之有若云三

卿反覆多事自有取死之道乃定論也豈因國勢憑陵波及臣下哉

經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

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歿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使子國早聽子產言何至被殺父愚子智不相及也據傳則三卿之死衆共殺之然經不書鄭人而書盜者何子駟執政志在從楚以開釁于晉使鄭受兵無虛歲則已得藉以賈

重而保位子國子耳唯駢言是宗鄭人怨此三人入骨尉止輩挾私憤乘衆怒而帥賊殺之耳三子身爲執政而盜得殺之于朝其恩不足以惠國威不足以服衆智不足以保身安所稱大夫哉故斥其名併不稱鄭人而書爲盜也要之三卿不死則鄭之從晉不堅受兵正未艾也殺三卿而戍虎牢鄭乃決志北向不作兩姑間婦春秋先書伐鄭次書盜殺

三卿最後書戊鄭虎牢。事殊而意脉聯絡。有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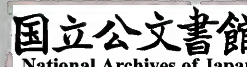
經 戊鄭虎牢 **傳**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戊之書曰戊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已上俱十年

二年已城虎牢矣。傳復云城者葺其圯也。鄭方從楚。則虎牢乃中國之險。非鄭所得有。故書城不書鄭。今書戊鄭虎牢。則鄭且倚虎牢

以拒楚。即謂虎牢屬鄭亦可也。城之而後可。戊故經但云戊。傳兼言城。城梧及制。經不書者。二地褊小。已包于虎牢中矣。

經 冬秦人伐晉 **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代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一年

鄭平日依違晉楚間以苟完。與秦無涉。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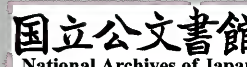


伐晉非救鄭也。報十年智瑩之伐耳。况是時鄭已服晉。良霄見執于楚。國不被兵。何救之有。傳稱戰于櫟。晉師敗績。而經止書秦人伐晉。或兩國勝負。所聞未確。而經不書歟。易秦之說未與秦。强大國也。韓之役。秦人執晉侯以歸。此先世事也。豈後人忘之。而有易心耶。

經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吳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伐秦之人。即會吳之人也。既謀伐秦矣。而會吳者何。制楚也。晉欲糾合與國之師。以伐秦。恐楚躡其後。故承吳告敗。而會之于向。跡若



謀楚實則謀秦。將近攻而先遠交也。左氏真以爲謀楚。謬矣。且向鄭地也。吳人在向而諸侯之大夫往會之。非吳有求于晉。乃晉有資于吳也。安得數其不德而退之。世未有人來乞哀求救于我。我不憐而收之。反加以罪者。左氏見吳來告敗。遂意勝勢在晉。而張大宣子之言。以驕吳。謂吳前年伐楚之喪。爲不德云耳。

四年衛孫林父將出其君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二十六年甯喜欲復衛君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逐君而瑗不能止者身非執政也問瑗而後爲逆者以其素負物望倖彼助已也伯玉

林父甯喜之亂始終持正不阿。以出行自潔。若非仲尼贊其君子。則蠢儒又生許多貶駁。不曰不能討賊。則曰不能死難矣。按伯玉爲孔子友。此時衛逆臣已陰憚之。計其年且強仕矣。距此九歲。孔子始生。復與同立靈公之朝。不應髦稚相懸若是。愚謂遽孔之交。卽後世所稱忘年友也。與使坐問。蓋明以先達待之矣。

巳未衛侯出奔齊傳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師曠之言直。以儆聳晉悼。使知所懼。則可以

鼓亂賊之氣。為六卿效尤地。則不可。善哉。伯玉之對林父也。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加師曠一等矣。

經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四年

春秋亂賊。逐君為威。納君為恩。廢置在握。彼此聲援。依倚。晉荀偃亦衛孫林父之儔耳。執戎數罪。而駒支不服。伐秦下令。而欒黶先歸。於是欒鍼死敵。士鞅奔秦。為諸侯笑。至于林父逐君。法所必討。晉侯問及。正聲罪之一機也。胡乃曲庇之。而欲定新君乎。此而不勤諸

侯則所宜勤者何事。豈憂林父衛剽逐君篡
 兄張皇不寧。而堂堂盟主。會戚以定之乎。晉
 君臣病狂喪心。諸侯解體。有以也。齊人始貳。
 職此之由。左氏謂羽毛弗歸。故陋矣。偃不足
 責。晉悼曩時。何等英。而末路若斯。豈近死
 之心。天奪其魄。而然耶。

經 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傳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成孟氏邑也。季叔借公為重。要公親行。公遂
 巡至遇。以待齊圍之解。不輕進戰也。傳以齊
 貳于晉。而伐魯屬邑。此未必然。他日仲尼攝
 政。孟氏不肯墮成。即此所城之郛也。想彼亦
 執拒齊之說。以抗仲尼。故收其甲兵耳。古人
 儘有召外兵以自固者。安知圍成之師。非三
 家詭計耶。宿豹協心築城。乃同舟遇風。勢使
 然耳。

經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十六年

高厚齊世卿也強臣偏主必開釁于隣使國

被兵而已位始安則歌詩不類與逃歸皆厚之陰謀也與齊侯絕無涉若齊侯果貳不使大夫來與盟矣若高厚果欲輕晉而重齊當明告以荀偃之黨孫林父為不忠平公喪未五月而燕樂歌舞為非禮如是則晉君臣慚悚之不暇敢加兵于齊乎高厚計不出此而晉亦不反已自責徒悻悻然逞忿于小國以圖霸不亦難乎嗣後邾莒雖執而齊之侵魯

無虛月。魯日益疲。晉亦茂如之何。偃罪可勝言哉。經不書諸侯之大夫盟。而止書大夫盟。明此舉非出平公意。特偃擅為之耳。

經宋華臣出奔陳。**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所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十七年

宋公無意誅華臣，不過欲逐之耳。向戌懼其作亂，故始舍之，以安厥心。旋借瘕狗以撼厥室。然怯懦甚矣。過門必騁，疾之耶？畏之耶？假令華臣不奔，竟至作亂，則誰寔縱之？亂臣不

討而使從容出奔。以仇其國。真可謂短策矣。書曰宋華臣出奔陳。譏失刑也。

傳荀偃痺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也

死而目不瞑。或噤不可含者。廼所感症候使然。非鬼魄作祟。故作此態也。稍頃當復其常。不然豈有黨護孫林父之亂賊。而顧憂國于就木之際。誓必報齊者哉。傳紀目出。則視正其疾也。蘇子瞻亦誤引之。可笑極矣。左氏好言鬼。誣溢于篇。遂令後世有死不瞑目之說。**經**齊殺其大夫高厚。**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

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

矣

俱十九年

戎子為齊靈公嬖妾廢太子光而立牙。崔杼已改立光而殺戎子矣。茲復殺厚。厚從傅牙之命而不諫故也。書大夫者。杼假公義殺厚。名為討罪。實借以立威。為他日弑君地也。下文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亦彷彿此。

經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二十一年

按傳蔡變欲附晉而被害志有可嘉經書殺其大夫傷之也傳謂不與民同欲而罪其違衆何耶公子履既與謀則當奔晉不當奔楚矣公子黃之出既因慶氏之譖其奔楚者或欲愬慶耶然呼於國門而指天以卜慶氏之必滅可矣必計期五年則左氏緣二十三年殺二慶而湊合之耳

傳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竟為楚子所殺果如叔豫所料然子馮竟代子南為令尹豈前日佯疾堅辭後羶視

上卿之位耶。子南僅寵觀起一人。輟于境上。而子馮所寵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微叔豫危言動之。幾無死所。是以君子貴直諫之友也。厥後司馬懿之詐曹爽。跡子馮之故智耳。然子馮辭官而懿謀篡國。大致蓋星淵矣。

傳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

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俱二十一年

婦人有如是先見則慧也非妬矣傳不自相矛盾乎總因羊舌羅禍叔向賢明而歸美于其母耳

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去年會商任以錮欒氏而盈敢于奔齊其間必有陰爲媒合者不然寧不虞其執耶嬰之諫睦隣保邦所持甚正但曰君自弃也弗能久矣豈非因二十五年崔杼弑光而贅此語乎左氏事事牽扯似一部因果書矣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旣葬其徒曰

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
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謀人之父而告其子危道也。伐國不問仁人。
弃疾之品可想矣。是時弃疾洩其謀則君危。
秘其謀則父死。胡不因王之泣也。亦泣懇焉。
或許其出奔。或許其還政以自新。二必得一
焉。仍退而泣諫其父。使致令尹。逐觀起。席藁
以聽於朝可也。三諫不聽。則移其後日之縊。

而畢命于親前。子南未必不悟。楚子未必不
憐也。哀哉弃疾。無術以處之。而父子胥斃。令
人惘然。

傳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
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
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
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
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
 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
 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
 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
 人者而後王安之

俱二十年

申叔忠告子馮虛受皆人情所難然豫者時
 之子也父子俱智而賢在楚可稱世美不如
 鄭子國子產父愚子智相越之甚也

經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
 歸于陳**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
 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
 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
 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
 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經不書楚師圍陳但書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則屈建無圍陳之事而二慶未嘗以陳

沙日左灼 卷四 三三
叛矣。傳胡所據而與經戾耶。想當時二慶專政而虎爲魁。寅亞之。公子黃與之勢不俱立。二十年間。慶氏曾愬黃於楚。謂與蔡燮同謀。致楚討矣。黃仍奔楚以愬二慶。謂從晉背楚之謀。慶氏倡之。楚必直黃而曲慶。將與問罪之師。陳侯懼而迫殺二慶。以自解免。故春秋書法如是耳。陳侯全憑楚之喜怒。以爲是非。楚人偏聽一面之辭。以爲喜怒。權臣之橫肆。

大國之威靈。具見于此矣。

經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傳**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重而爲之死。猶不死。

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
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
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
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
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
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
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

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值其
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
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
懈矣

欒盈之逐原非其罪特其毋私通州賓而譖
于范宣子宣子誤聽以爲盈真欲謀亂耳以
故齊侯庇而納之曲沃人泣而願爲之死皆
真有不平之念焉魏舒之因私情也其餘趙

氏韓氏中行氏無不欲甘心盈者是以奔楚
 奔齊後猶思錮之錮之不已而併誅其黨箕
 遺等十人囚及叔向輩不已甚乎商任沙隨
 相繼而會何示人以不廣也州綽邢蒯欒之
 勇士督戎欒之力臣宣子不急收為公家用
 而聽其奔且戮也亦悖矣哉總之范氏橫而
 且昏棄人以其罪故經書復入于晉入于
 曲沃而猶係之晉者明盈與晉義無可絕而

晉諸臣之偏黨于范氏為無識也雖然欒盈
 不見幾遠引自取誅夷可謂智乎

經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傳** 禮也

齊與國晉盟主也與國伐盟主而遷延不進
 豈拯溺救焚之義乎怯懦而隣于菟非禮甚
 矣左氏以為禮也何居

傳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
 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

公鉏旣長于悼子二人俱非嫡嗣則使與之齒次序截然非季武子設飲初意故失色耳

然則竟以公鉏爲馬正示不得立之意此間當另有一段顛末傳畧之矣旣云擇才公鉏初愠聞閔子馬之教敬共父命恪居官次安見其不才耶武子歿後平子桓子繼無所謂悼子者夫悼凶終之謚也此段公案又無可考矣

傳八月己卯孟莊子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奔邾如防，皆孟莊子卒後事。說者謂武仲多智，逆料其終，必不容于魯，故云。予曰：非也。當別有他情，彼此隱藏于心，而不以告人者。平昔相愛，驟因孟氏之讒而攻之，亦忍矣。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豈得已哉。其言曰：孟孫死。

吾亡無日矣。蓋自知其不能免也。美疢藥石，借詞以溷御者，非真也。

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已上俱二十三年

亡臣而寄居人國。敢面侮其君哉。况齊靈之暴而鄙之如鼠。將岌岌乎有性命之憂。奚直不與田已哉。武仲智者。必不出此。要之紇。自已原以愛故得立。其為季孫謀。亦立愛而奪長。孟氏踵之。秩奔而羯立。公鉏乘機釋憾。而紇犯門斬關。以致干紀。是愚莫愚于武仲矣。夫子稱其智。而與卞莊子之勇並舉。盖微詞也。

經叔孫豹如京師**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二十四年

為王城邾。齊人義舉。經何以不書。當時相傳。穀洛闔而毀王宮。齊以叛晉故。求媚天王。而為之城邾。如國語所云者。左氏援以釋經。謂豹之如周。非止常聘。且賀城也。夫豹為賀城。往則經宜先書城邾。而繼書如京師矣。魯與周同姓。不為城邾。異姓之齊勤王。而魯遣賀。

焉。可耻已極。何禮之存。大路之賜。不濫矣乎。此必無之情也。

經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傳**崔杼弑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

嬰執政于景公之朝。莊公時。猶在卑位。故可以不死。或云。家食已久。然其言有碍名教。非所以爲訓。使後世不討賊。不死節者。得藉口焉。觀仲由死孔悝爲傷勇。而知平仲不死莊公。非害義也。然崔杼不殺晏嬰。猶有一隙之

明景公為崔杼所立而不報其弑父之仇則不可解矣。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傳**晉侯濟自泮會諸侯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崇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二俱

十五年

朝歌之役崔杼曾諫齊侯不聽見陳文子有群臣若急君于何有之言文子料其必為亂蓋當時杼意欲謀齊故先媚晉晉不能洩忿于莊之生前死而報之已屬不武又貪賊臣之賂而罷兵焉可謂義乎使晉有人焉以諸侯之師執崔杼誅之盡殲其黨慰新君而旋師則伯業光矣今如是與亂賊何異說者曰

齊有喪。晉自宜退。夫伐喪以取殘也。存歿胥快。又何忌焉。

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異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脩睦講信，詞色貴和。子朱撫劍相從，粗暴極矣。何以稱行人之職乎？叔向不召良是。但大夫橫爭於朝，政紀已隳。平公反謂庶幾於治，何其悖也。師曠之言，猶有合焉。

經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傳**六月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晉黨孫林父而會澶淵宋魯從之其時趙武主盟魯君親往二者皆譏左氏謂不言趙武爲尊公則書良宵爲卑公矣良宵書名而先

宋以鄭非黨於孫也秋七月鄭伯爲衛侯故與齊侯俱如晉豈因林父故哉左氏謂向戌書人後也鄭先於宋如期也若但以至之先後爲序而不序爵則邾莒小邦豈無先期至者仲尼秉筆又曷不首書之耶說者云衛侯亦在而不得與會非也在則下文不復書衛侯如晉被執矣

經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傳** 宋大子痤美而狠合

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

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俱二十六年

佐乃平公所嬖，名弃之子。蓋痤之弟也。觀痤曰：「惟佐能免我。」左師向戍又聒語以滯其行。則佐非與謀者，而弃奪嫡之情著矣。左師伊戾皆為弃効力焉者，合而論之，宋公之昏忍。

太子之示隙。伊戾之陰毒。弃之欲貴其子。皆不足怪。向戌號宋之良也。無良一至此哉。

傳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

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烏餘才智徒衆。未聞過人。身爲齊臣。竊已邑以奔晉。又能掠土於三國。而踞爲己有。彼何

沙日之終
人斯竟至此哉。且取魯高魚。經何以不書也。雖元凱亦抱疑矣。矧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受地。而僞致烏餘之封者。又皆喪地之人。此而不覺。乃世間最愚之物矣。由前觀。則烏餘極奸狡。由後觀。則烏餘極蠢痴。不兩截人耶。左氏采不經之說。以美趙文子。而其義抵牾乃爾。

經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

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甲等耳。楚能衷。晉亦能衷。何患之有。趙孟恃其左旋入宋而無備。叔向恃其信合諸侯而無害。皆未有應猝之奇策。畫一之老謀也。特大言以徼幸萬一耳。晉世爲盟主。小邦唯唯聽命。纔遇楚人。遂束手而讓其先。可笑也。說者謂文子談笑當衷甲之變。然耶否耶。

經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

沙氏左傳
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
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俱二十七年

季孫以兩事晉楚爲煩費故假公命諭叔孫
使比邾滕耳人情但爲自己塗飾體面季孫
身在魯故惟欲節蓄而不顧叔孫之苟簡夫
魯望國也一旦降爲邾滕周公在天之靈安
乎倘晉楚援此例因而擯魯亦如邾滕不許

與盟失體不彌甚乎夫大夫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經豈謂豹違命而
去其族耶于會書族于盟舍之史法之常而
左氏妄以爲貶誤矣

經春無冰**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
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乘龍龍
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
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慎竈並以占術鳴歲星失次一謂宋鄭饑一謂周楚喪其說不同其方亦異攷之經傳宋鄭饑事見明年而周楚之喪著於目前各各億中但梓慎止據歲星本位斷之稍費詞說不若裨竈言歲星失位爲禍而玄枵正衝周楚更爲直捷也竈鄭人故不言鄭

傳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失德固爲死徵然期之遠近難以意揣游吉謂楚君迷復而凶以理斷也又謂鄭伯當送

沙上左炆
卷四
四八
葬而歸。則誕矣。既死在旦晚。而諸侯五月方葬。能俟之耶。傳因楚康是年冬卒。而神其說以爲奇中也。

傳盧蒲癸將攻慶氏。○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癸欲殺婦翁。而卽告其女。姜聞殺已父。而顧助其夫。皆出情理之外。與祭仲雍糾事相反。雖天欲殄滅淫人。亦齊景之福也。此時晏嬰一籌莫展。幸崔慶相繼自敗。不然。景亦莊之續耳。

經十有一月。公如楚。**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欲反。叔仲召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朝楚原非獲已魯自伯禽以來舊無此例襄作備也幸而及漢公聞楚子卒欲反正改悔

之一機也惠伯所見良是與宋向戌意相符合叔孫豹不用其言偏從叔仲帶之說竟受親禴之辱豹為謀不臧魯公懦而無識可為浩嘆

經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俱二十八年

王人告喪必有冊文布于侯服若後世行人賚哀詔者豈俟問升遐之期而始以口對耶

仲尼據魯史而書甲寅亦未見有受過處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釋不朝正
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禴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
禴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

魯公在晉踰年者屢矣皆不書正月公在晉
今特書異之也且危之也冠帶之辟羈栖于
僭王猾夏之楚體統陵夷禍患叵測卽親禴

一節已駭人聽觀矣非如托身霸國以尊王
擯狄爲名其事尋常安吉可毋書也傳謂釋
不朝正于廟則在晉時豈朝正于廟哉祓殯
乃君臨臣喪之禮故楚始聽而終悔果爾則
穆叔似有妙用然安知非受辱而掩慚之語
耶

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
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

強臣擅取公土爲私邑，豈細故哉？專橫如是，經何所憚而不書？意者魯人疾季孫宿而駕爲風影之論耶？不然，取卞之舉，昭人耳目，何

必詒使者，而以璽書追與之耶？公冶之對，榮成伯之賦，總屬烏有，未可信也。

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南西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魯不會葬，故不書。想他侯伯亦無往者，止一

鄭耳。雖然。鄭伯親送楚康。而葬天王。則以大
夫往。顛倒如是。顧文之以美名。曰堅事晉楚。
蕃王室也。子展不惟慢。且佞矣。

經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
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

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
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
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先儒謂杞介宋鄭間。而西南隣陳許。勢微。依
倚於宋。今陳許鄭咸服楚。而宋又交事楚。則
杞無所庇。倘楚師長驅。則如之何。故晉人城
之。爲中國計也。此說視平公太高。或云。南北

久已弭兵。一旦動大役。與大眾。以城南北往來之國。恐楚人生疑。啓釁。故藉口蕃屏毋家。以掩之。而當時昧者。猶有不恤宗周之譏。此說視平公太深。俱未當。只合以傳爲據。治杞專爲念母。與毛詩楊之水。戊申防楚。意畧同。初午所云城淳于。蓋杞遷都以避之也。未幾范獻子謝城杞之役。來聘于魯。則城杞乃晉平私情。非中華公舉矣。杞夏餘也。而卽東夷不獲已爲自固之策。其密于宋者。彼此稱二恪。且接壤故耳。

傳 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此書當在暴秦蠶食東諸侯時所成。故以爲大之至。周之舊。不然。秦聲勁悍險迫。乏中和之韻。正與夏聲相反。札奚取而揄揚之耶。

傳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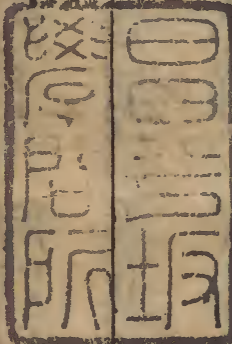
於三族乎

已上俱二十九年

史稱札能見微。夫見微之人。未有不善韜者。一聘魯。而遂發如許擬議。不太露乎。謂齊政將有所歸。旨猶含蓄。曰萃茲三族。則指而顯言之。觸忌甚矣。况札非挾裨竈姑布之術。是時晉卿范鞅知盈荀吳等環峙而鼎立。縱射覆如神。知三族有分晉之兆。不宜言之以洩秘。為鬼神所懟也。逆料韓魏趙將熾而說之。

薰灼豪貴。亦不成其為札矣。此必三族分晉後好事者附會此語。謂札奉使時。久已知晉國之瓜分耳。當時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八國皆姬姓。晉皆滅之。若其初無虞虢焦滑霍揚六國。與韓魏同滅。後又無趙氏。與韓魏同興。左氏又未必不以報應之說。愚天下後世矣。

沈氏左燈卷之四終



沈氏左燈

